

巴山夜雨：大地上的李商隐（中）

聂作平

现在，奔走江湖的李商隐捧读家书，早已心驰北方。今天我们读《夜雨寄北》，更多感受到的是那份素淡与平和，但这背后，却隐藏了诗人无尽的失意与伤怀。不过，面对温情的娇妻，他把所有失意、所有伤怀都沉积于胸，独自消磨。他给娇妻许下承诺：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剪烛西窗。那时，我将为你讲述巴山夜雨涨秋池时的往事。

趁着《夜雨寄北》墨迹尚新，李商隐变溯流为顺流。他要回到长安，回到那座熙熙攘攘的名利之都。

尽管名与利离他都甚遥远。

春心莫共花争发

从川东回长安的路线，先是顺江而下至荆州，再由荆州溯汉水至襄阳，襄阳复陆行，经荆襄道抵邓州，接下来便是前文已述及的武关道。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九月初，李商隐行走于崇山峻岭间时，一场小雪不期而至。他在诗里自嘲说，小雪不是因我久别而降，而是为了洗去我满面病容：“岂是惊离鬓，应来洗病容。”

李商隐深深地知道，回到长安，必然又要面对当权的牛党，尤其是对自己衔恨在心的昔年知交令狐绹——终其一生，尽管李商隐并未做过任何党同伐异的事情，更没有对不起令狐父子，但他似乎一直抱愧于心，像做了亏心事一样，不断向令狐绹陈情示好。然而，“屡启陈情，纆不之省”，“商隐归，穷自解，纆憾不置”。这一次，随着京师日近，李商隐又写了一首诗呈令狐绹。其主旨，仍然是希望令狐绹理解他，扶持他——不过，为了委婉一些，他假托

前天夜里梦见了令狐绹在翰林院值班，夜写诏书，天明时踏雪而归。

令狐绹读到这首诗，心情如何，不得而知。有一点却是肯定的：他对李商隐的鄙视与敌意，并未有丝毫消融。

大中二年(848年)冬，回到京城的李商隐被任命为周至县尉——这时，李商隐已经37岁了，上一次被任命为县尉是9年前，那时他28岁。也就是说，将近10年的官场沉浮，他竟然又回到起点。县尉这个鸡肋一样的职务，杜甫固辞，高适不屑，白居易称病，李商隐却别无选择。他只有接受任命。幸而，京兆尹卢弘正与李商隐系旧交，终于忍不住出手了：“奏署掾曹，令典笈奏。”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当于把周至县尉借调到京兆尹府代理掾曹，负责草拟公文。京兆府下属掾曹有六曹12人，乃是正七品下的低级职务。不过，至少李商隐不用奔波周至，可以留在京师与妻儿相守了。

849年重阳节这天，李商隐去拜访一个朝廷大员。其时，此人飞黄腾达，一年内数次升迁，更于明年入阁拜相。此人就是李商隐一生悲剧命运的主要推手：令狐绹。

然而，令李商隐羞愤交加的是，尽管他在令狐家的客厅里等了半天，令狐绹却避而不见——这位故人连最起码的面子也不给了。李商隐意绪难平，写下一首题为《九日》的诗放在客厅里愤愤而去：

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
十年泉下无人问，九日樽前有所思。
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
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
与李商隐此前写给令狐绹的诗相比，这一

次，诗人明显心头有气，因此在诗里既怀念有知遇之恩的令狐楚，又讽刺贵而忘交的令狐绹。据说，令狐绹读罢，十分不快，下令封闭了李商隐题诗的那间客厅，从此不复进入。

重阳节后不到一个月，卢弘正调任武宁军节度使，并邀李商隐入幕，李商隐答应了。他又一次离开了欲说还休的长安。如同去年自川东返长安一样，这一年的天气也很寒冷。当李商隐把妻儿安顿在洛阳，将要独自前往武宁军节度使治所徐州时，那一年的第一场大雪把洛阳城铺排得一片洁白。

风雪严寒之日，千里独行之时，李商隐心中充满感伤，却不得不为了一个镜花水月般的前途而劳碌：“关河冻合东西路，肠断骝驹送陆郎。”

幸喜到徐州后，与李商隐有远亲关系的卢弘正待他不薄，他名义上是节度判官，实际上还兼任记室。不久，卢弘正又推荐他得到了侍御史的头衔。侍御史为从六品，比县尉要高出不少。

卢弘正的厚待让李商隐重又燃起仕途的希望之火——尽管他此时已年近40，在中古时代的唐朝，几乎就算进入了晚年，不应该再是多梦的年龄。但诗人是敏感动物，外界的一点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他们丰富的联想。

果然，春梦易醒，彩云易散，李商隐的仕途梦想——称之为幻想可能更贴切——并没能维持多久：大中五年(851年)春，在徐州一年后，卢弘正因病去世。依附于他的李商隐只得回到洛阳，带上家小，沿着唐朝最重要的国道——沟通首都长安与东都洛阳的大驿道西行。随即，他又一次走进了壮丽的长安。

诗雨

心事(外一首)

吴娟

我
是一朵努力绽放的花朵
多希望
你能看见我

任风吹而美
凭雨淋也坚
依旧 芬芳笑露
在温暖透亮的阳光里
我亭亭而立 不忧 亦不惧

现在 正是
最美好的时刻
可是在茫茫花海之中
你可知道我的心事

粗心的你啊
请求你 不要
不要
匆匆而过

风景

车在行驶
路上的风景很美
在整片整片青翠的绿中
在满树满树剔透的红里
还有谦逊的洋槐树
弯腰递过来一嘟噜 一嘟噜的香
多少次想停下来
凝视山间的风景
静享空气的味道

车在行驶
音乐的旋律舒缓
在春色里弥散
我把头伸向窗外 在那种
微甜的风里 正好
与一双陌生的眼睛对视
刹那间
我们一起变成了 彼此
在这晚春
永恒的风景
(作者系县委宣传部干部)



神女峰



高唐夜雨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春江水暖》

卢先庆 摄



外婆家的猪圈

范俊翼

外婆家在山沟里，草木多，蚊虫多。以前，我刚去一天，身上就被叮咬得大包小包的，奇痒无比。最痛苦的是上厕所。外婆家的厕所就是猪圈。一推开门，一股恶臭袭来，我赶紧捂住鼻子。刚蹲下，苍蝇黑压压地飞来，脸上、手上、屁股上叮住就咬。这时，三头猪像亲热我似的，把在粪堆里拱得黑漆漆的嘴伸过低矮的栅栏，在我背上一阵乱舔。瞬间，我浑身又脏又臭。哎，外婆家，我再也不想来了。

今年暑假，我被妈妈连哄带骗带到了外婆家。吃过中饭，我实在憋不住了：“妈妈，我要上厕所。”“快去呀，上个厕所还磨叽。”妈妈很是不满。“可是……”“快去，快点去。”在妈妈的催促下，我鼓起勇气向猪圈走去。

“哇！太干净了！”外婆家的猪圈彻底换装啦！一间宽敞明亮的大房间，阳光从四面围墙的窗户射进来。十几头猪分栏饲养，地板被外公冲得干干净净，猪身上也是干干净净的。蹲便器，跟城里一样，雪白雪白的，苍蝇也不见踪影。

“外婆，你家那个黑乎乎的粪坑呢？”我好奇地问。

“地底下呀，现在的粪坑改建成了沼气池。我们家煮饭、煮猪食，不用烧柴了，烧沼气。既环保又节省。”外婆说着脸上笑开了花。

下午，我和小伙伴在池子里摸鱼、捉螃蟹，不知不觉太阳下山了。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明亮的路灯照得跟白天一样，奇怪的是只有电杆和灯泡，没有电线。

“电线呢？难道埋在地下？”我摸着一根电线杆，上上下下搜索。

“嘿嘿，这是太阳能电灯，不需要电线的。”“这么说，雨天不能照明吧？”我满脸疑惑。

“完全没问题，就是下一个星期连阴雨，也有电。因为有太阳时，储存了很多能量。”伙伴耐心解释。

“俊翼，快洗澡了吃饭。”妈妈叫我。

“好的，妈妈，你帮我烧好了热水吗？”之前妈妈总是帮我把热水用桶提到猪圈。“不用烧水，太阳能热水器，方便得很。”妈妈一连串说了这么多。

我赶紧冲进猪圈，打开水龙头，从头到脚来了个酣畅淋漓。如今，进外婆家的猪圈，已是别有一番享受的滋味。

(作者系巫山县南峰小学学生指导教师 张圣清)

进入五月，就像进入了夏季，特别是立夏过后，晴朗的天空变得小气起来，云层越压越低，怎么看，都像老人在憋着一场蓄谋已久的倾盆大雨。

果然，我坐在阳台上发呆时，一场突如其来大雨倾泻而下，把阳台和我的心里都淋得湿漉漉的。我站起身来，脚下的长江烟波浩渺，一切都浸润在雨里，记忆也在潺潺的雨声中如山洪般爆发。

二十年前的那个夏天，闷热难耐。操劳一生的父亲，没能架住病痛的折磨，也没挺过那个如火的夏天，带着满腔遗憾走了。出殡的那个清晨，久旱不雨的天空像被厉鬼用尖刀戳了一个大窟窿，雨水倾倒地地下着。大门外，临时搭建的雨篷上，集聚的雨水织起了一道密密的珠帘，雨水气落在街上的水泥地上，潮潮急骤地汇成了一条河。堂屋正中央安放父亲的灵柩，门里门外分别放着一台从酒厂借来的大功率电扇在飞速地转动着，和着雨声发出呜呜的吼声，从远处听，像极了上百人的号啕大哭。

一串炮竹炸响之后，人们争抢着抬着灵柩走进雨中，我抱着父亲的遗像，低头走在最前面，人去楼空，把哭得几乎昏阙的母亲，独自留在瞬间失去顶梁柱的家中。我们走出很远了，透过雨声和嘈杂的声浪，我依然能听见母亲的哭声那么清晰，那么悠长。

大雨在继续下着，抬棺的队伍喊着号子走到上街口时，就听见后面有人大声喊到：停。听见喊声，我回头看见有人迅速将两条板凳支在了灵柩的下方，然后又听见一声：放。我看见装有父亲的灵柩，便稳稳地停放在了两条板凳之上。按照老家的习俗，每每这个时候，家中的长子必须要跪在灵柩前，或许是对抬棺人的一种感谢，或许是对亡者的一种忏悔。但在我心里，更多的是通过这种形式，惩罚一下我这个不孝之子！我在灵柩前长跪不起，泪水和着雨水在我脸上泛滥成灾，父亲生前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里不停地变换着。

雨水冲积的沙石聚集在街面上，咯得膝盖生疼，但那种疼更多的是来自我的心里。

大雨没有停歇的意思，继续倾倒地地下着，抬棺的队伍在我跪跪行行中，艰难地向前进发。快到父亲的墓地时，一条狭窄湿滑的田埂阻断了送丧的路。这个田埂两边的水田上下落差很大，并长满了齐腰深的水稻，遇上这种大雨倾盆的天气，一个人空手走在上面就很难走稳，何况还抬着这样巨大沉重的棺木，我呆呆地望着人群六神无主。待人群稍稍平静，我猛地听到一声吆喝后，只见几个人把早已准备好的、有拇指粗细的八根麻绳，挨个往抬棺人腰上一系，便将抬棺人用力往前拉。田坎下的人用手托举着棺木，田坎上的人用手和肩护着棺木，然后深一脚浅一脚，随着前方牵引的麻绳向上奋力爬行，几经周折，灵柩几乎是在众人肩上拖到墓地的。父亲生前病痛缠身，死后通向彼岸的路也泥泞坎坷，经过近两小时的艰难跋涉，父亲终于入土为安。

我的悲伤总与雨天有关。六年前，母亲出殡的那个清晨，好端端的天竟也下起了雨，只是这场雨要比父亲出殡的那场雨要小很多，道路也顺畅不少，但悲伤是一样的。我抱着母亲的遗像，坐在装有母亲棺木的灵车上，走在送丧车队的最前面。车队缓慢地行驶着，我几个曾经的战友不时把点燃的炮竹扔向车外，炮竹在空中炸响，撕山裂谷，在公路两旁的群山间久久回荡。霏霏细雨中，我的思绪也随着炮竹炸起的烟雾，飘飞到了从前。

那年当兵要去遥远的东北，离开家的头天晚上，天下着小雨，前来送行的人很多，家里热闹非凡。母亲独自一人在厨房默默地做着饭菜，当我

临江听雨

尹君

推开厨房的门，突然看见母亲一边切菜，一边无声地掉着眼泪，肩膀一耸一耸的，离别的情绪猛地一下来了。一瞬间，我说不出安慰的话来，母亲看见我，很快用笑容掩饰伤感，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伤感被凝固了。但很快这种伤感在我心中就过去了，远行的高兴代替了离别的伤感，毕竟那时太年轻，没有考虑母亲的担忧。现在想来，那时，自己就像一只风筝，不管在远方的天空怎样翻飞，总有一根线被慈祥的母亲牢牢地抓在手中。后来，我参加工作、结婚成家，母亲都还在为我忙碌操劳，在我最失意的那段日子里，她用最温情的眼神和最朴实的话语鼓励着我：娃，坚强点，人一辈子没有过不去的坎。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母亲的一根拐杖，可以搀扶她走出一片晴空。我错了，原来是她以柔弱的双肩为我们兄弟三人撑起了整片天空，容我们在天幕下如野马般驰骋。

想到这些，泪水再次模糊了我的双眼，如隐匿的江河，在我心底不停地翻滚着。要到母亲的墓地时，雨下得更大了些，细细密密地将天地包裹住，也将我的悲伤包裹住，使我动弹不得。母亲的墓地建在高高的山岗上，与父亲的坟墓隔山相望。新坟四周摆满了花圈，被雨水一淋，都低垂着头。泪光中，一地残红，我有种“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痛。母亲一生与世间的事功、名禄、荣誉、繁华无缘，却一直与操劳、苦难、忙碌、病痛结伴。母亲经历太多，承受太多，这下跟父亲一样，终于也入土为安了。

站在坟头放眼望去，山脚下那条小河长流不息，我知道，埋葬父亲和母亲的这片土地，在以后的岁月里，定将会以新的风貌继续繁盛。

雨声停了，思绪被拽回现实。我抬头望去，几缕薄雾丝绸般的在对岸的山腰上缠绕着、流动着，随着逐渐散去的雾，远处的青山、近处的绿树、脚下的江水，都显得格外轻盈、透明，接近于一种虚无的纯净，从云层中透出的几束阳光，也被刚才的雨丝梳理得更加温柔明媚。我想，如果抛开悲伤外，从空中俯视我居住的这个江边小区，这里一定是被水雾氤氲环绕，犹如仙境一般吧。

至于在这仙境里，有没有人流泪，或者像我一样，因回想到以前的那些雨而变得悲伤，我不得而知。

爸爸，你看蜗牛，这里有只蜗牛。六岁的女儿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身旁。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真的有只小小的蜗牛在一株三角梅的枝杈上缓慢爬行。我蹲下身子，和女儿一起观察这只刚刚钻出泥土的蜗牛。它在这个大大的花盆里蛰伏了整整一个冬天，被雨水一冲便复苏了，才将触角小心翼翼地触碰一下顺着树杆滴落下来的雨珠后，朝着昔日喜欢的树上，或花盆的边缘上爬去，身后留下一条白色发亮的线，如绸缎一样柔软光亮。当它慢慢向上攀爬的时候，那条白色发亮的绸缎好像有了呼吸，这呼吸如此动人心魄，像阳台外那条长江一样深沉，推动着这生机勃勃的力。

到黄昏的时候，又开始下雨了，隐隐地，有雷声从远处传来，整个世界，似乎都被斜飞的雨雾给笼罩住了。我再次走上阳台，听见细细的雨，跌落在江边那些植物上，发出沙沙的声音，那声音犹如无数生长的蚕，伏在广袤的田野里，肆意地啃食着无边的桑叶，没有休止，也永不绝灭。

